

春花望露

劇情大綱：

1980年，台灣某市鎮。

水月是藥房老闆的獨生女。武俊是醫生家的獨子。兩人門當戶對，青梅竹馬。訂婚後，武俊申請公費留學通過，兩人離情依依，不能自己。

水月父親義雄對當時的縣長貪污腐敗十分不滿。在朋友家私人聚會中批評縣長，竟被朋友出賣密告。縣長叫死囚攀誣義雄販毒，將他抓到警局拷打。水月母親託人花錢打點，不料所託非人，乘機訛詐，家產都被騙光，憂急病倒。水月以她的清白交換父親一命，但身受重傷的父親和體弱多病的母親都需要調養，親友避之如瘟疫，只有小學同學豔紅伸出援手。

水月麻木地隨命運安排，決定跟著豔紅讓人包養。某日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車站迎接客人，不料卻遇得到消息歸來尋她的武俊。水月啞口無言……

人物介紹：

1. 柯武俊：男。22歲。醫生之子，有為青年。本身讀法律。說國語。台語有國語腔。
2. 邱水月：女，20歲。藥房老闆之女。溫婉美麗
3. 邱義雄：男，45歲。藥房老闆。水月之父。人海派好交友，喜議論時政
4. 邱母（林素香）：女，43歲，水月之母，沒見識沒主張的舊式婦女
5. 阿賢（馬文賢）：男，45歲，邱父的拜把兄弟。看來熱心老實，事實上心機很深。
6. 蔡豔紅：女，20歲。水月小學同學。沒畢業即輟學作妓女養家。
7. 柯母（劉桂美）：女，45歲，高貴勢利眼的醫生娘。武俊之母。說國語。
8. 廟公（勇伯）：男，60歲。土地廟的廟公。
9. 胡董：50歲，善良的的企業家。
10. 陳董：50歲，企業家
11. 阿聰：男。45歲。邱父朋友。
12. 阿宏：男。45歲。邱父朋友。

13. 豪哥：買下邱家產業的黑道老大

14. 里長：男，50 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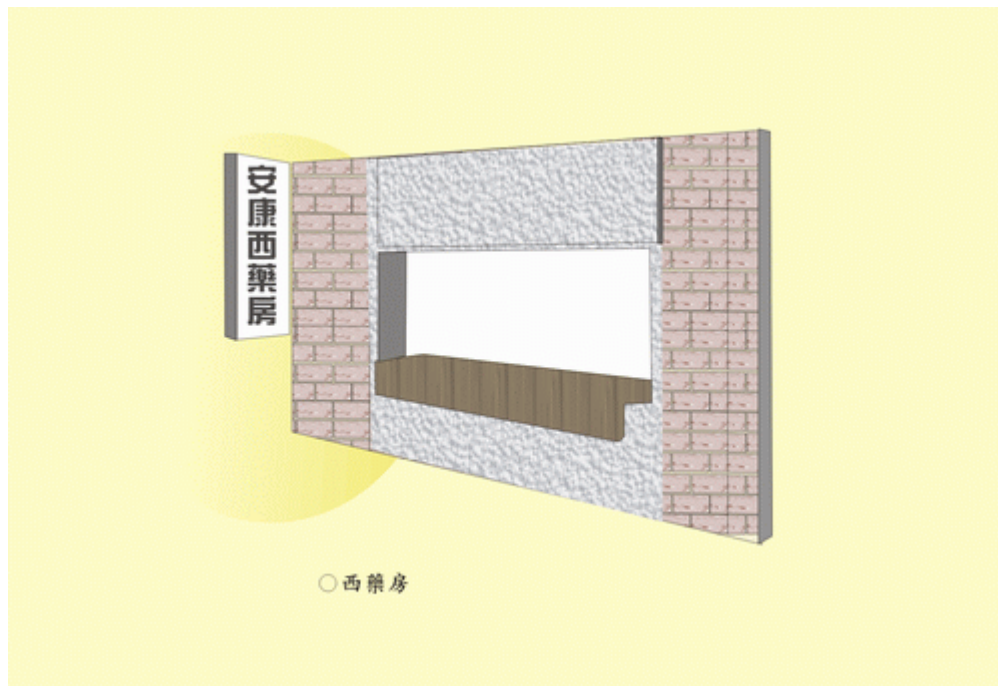
場景介紹：

（舞台分左右兩半設計。以下場景附圖均為右半旋轉舞台部分，搭配 L 形景片所做設計。舞台左半布置為土地廟景象。不當土地廟時拿掉供桌，當作庭園景。如此每場換景都可一推轉旋轉舞台即完成。）

場景 1：水月家藥房及客廳（安康西藥房）：

（用 L 型旋轉台佈置成藥房櫃檯）

舞台前方右側放一套桌椅，布置成水月家客廳。中間是 L 型旋轉台佈置成藥房櫃檯，左邊空處是土地廟。用燈光切換此二場地。非演出區暗場。



場景 2：土地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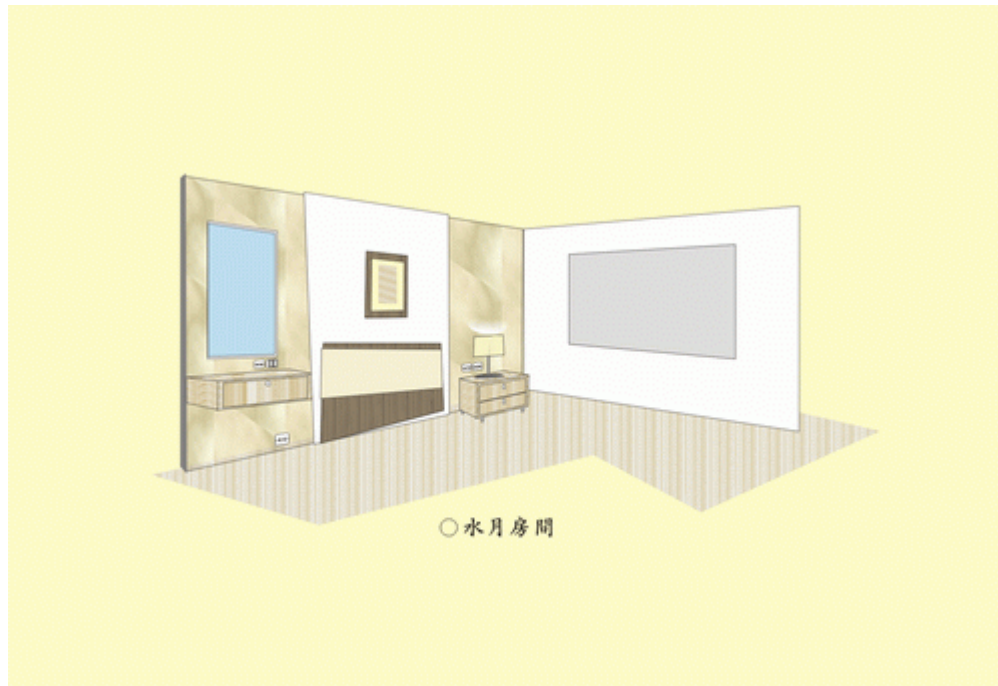
和場景 1 共用一個空間。用燈光切換此二場地。非演出區暗場。土地廟左側以布幕畫出神龕，前面放小供桌。右側畫出大榕樹，前面放半圓形仿水泥花台（可坐），前方再放一塊大石（可坐）。神龕在其他場景可推走，樹和石頭可保留當其他場
春花望露

景的花園。

場景 3：水月房間

（用 L 型旋轉台佈置水月房間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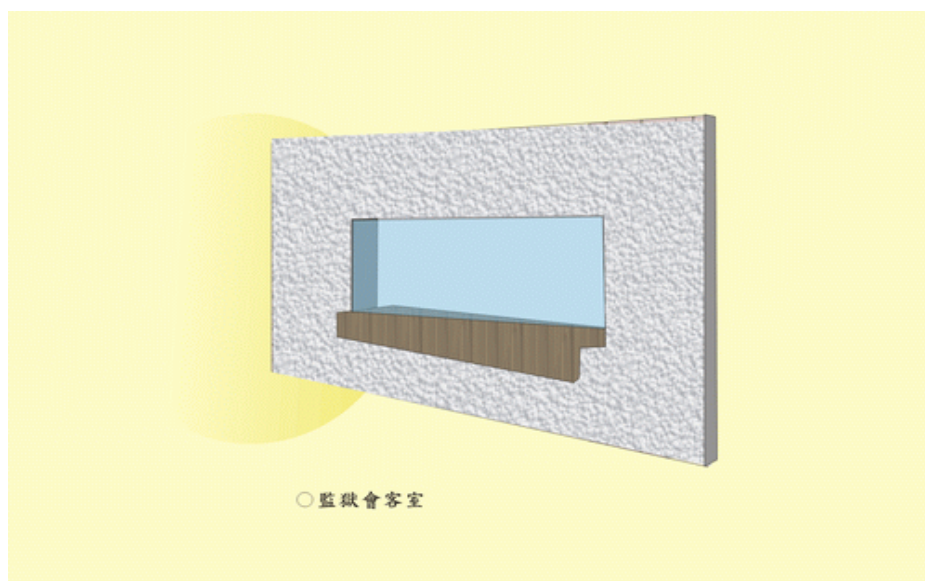
有床和書桌椅。當 L 型旋轉台轉到背面，就是水月房間。



場景 4：監獄探視室

（用 L 型旋轉台佈置成探監窗）

探監窗前放高腳椅供探視者坐。



場景 5：縣長家

用場景 3 水月房間改為縣長家客廳。撤走書桌椅和床，放一套漂亮沙發。L 型旋轉台轉過來即成為華麗的縣長家。土地廟區神龕須推走，大石附近加上盆栽美化。由下方打庭園燈到盆栽上面。



場景 6：醫院病房

病床一張，床頭櫃一個，椅子兩張。白布屏風



場景 7：火車站（用 L 型旋轉台佈置成售票窗）

舞台左側是入口，舞台右側是買票及上車的方向。舞台中間是 60 年代的車站景。牆上貼著一些舊海報，其他地方都是走道空間。供旅客來往。



場景 8：潭水邊

用土地廟的景改造，把兩塊石頭分開放，撤掉供桌，舞台正面打藍紫色水光，波光粼粼，映在人臉上，營造適合談心的氣氛

場景 9：房地產銷售中心

舞台中大石頭撤掉，放上五個圓桌，每個桌子搭配三張椅子。後面旋轉舞台的 L 形景片做成經理辦公室窗口。

※以上舞台設計圖為本劇作者與友人共同創作，版權所有，如欲採用請另洽作者。

※本劇主題曲台語歌曲「苦戀」，本劇作者與友人另行創作發表，如欲使用請洽作者。

本篇創作理念：

這個愛情故事帶著一點女性主義。

逆境中總有壞人要乘機趁火打劫，把受害人推入更痛苦的深淵；而人總要面對現實，從跌倒處站起。看來脆弱的女人，卻總是抗壓性最強的勇者。

命運坎坷的女主角在男主角尋她想照顧她時，因為沒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自我肯定，不願做個油麻菜仔，選擇避不見面專心發展自己的事業。

女人如花望露，渴望被疼惜。男人難道不是？每個人都如園中花木，自在生長，卻渴盼著從被疼惜中找到存在的意義和努力的目標。

序場

時： 夜	景： 土地廟（本區燈亮，L型旋轉台燈暗）
人： 水月	

△ 幕起，歌曲悠悠響起。水月靜靜地灑掃整理小廟，點上紅燭，靜靜祈禱。可背影呈現，不必面向觀眾。

△ 歌詞：

（配樂以木吉他為主要樂器呈現。歌詞建議用台語唱。）

苦戀

我若是日頭
你咁會是太陽花
你向光的面容
走尋著我的方向
我慫慫付出
你切切願望
千里萬里

拆分著咱倆人
遙遠地相看

你若是太陽花
我咁會是日頭
我以溫暖相招
你用感情來引領
咱倆人猶原
千里萬里
遙遠地相看…

△歌聲中土地廟區燈漸暗，藥房區燈漸亮。

年代：民國 70 年左右

第一幕 鏡花水月

第一場 不識愁滋味

S：1-1	時：日	景：水月家藥房及客廳（土地廟供桌移走改為庭園）
人：邱父邱義雄，水月，邱母，武俊		

△ 燈亮，邱父在店中右邊小客廳彈著吉他。曲調就是開場曲苦戀。

（本曲詞譜見前頁，為本劇作者與友人共同創作，另行發表，版權所有，並非劇本附屬，如欲使用必須洽作者，請勿侵權。）

△ 水月從左舞台出場回家，聽到笑著過來依偎在父親身旁，跟老爸撒嬌，配著音樂唱：

千里萬里
拆分著咱倆人
遙遠地相看

△ 邱父停下不彈了，皺眉看著水月。

（建議女主角邱家及其他人台語發音或國台語夾雜，男主角的柯家國語發音）

邱父：你唱得這樣沒感情，害我彈不下去。

水月：阿爸！你這樣說，好沒良心唷！不彈就不彈，換我彈！我也會彈啊！

△ 水月搶吉他，邱父笑著交給她

邱父：好好好，給你彈。不要給我弄壞了唷！

水月：彈壞？阿爸！你欺負人！我彈得再爛也不會彈壞啊！

邱父：你要是彈得好，阿爸買一把送你。

水月：你說的唷！那我就彈給你聽！（思考）那我要彈哪一首啊？

邱父：就剛才哪一首「苦戀」好了！

△ 水月點頭，調音開始彈。自彈自唱
水月：（歌詞）
我若是日頭
你咁會是太陽花
你向光的面容
走尋著我的方向…

△ 水月的歌聲快樂孩子氣，毫無憂愁。邱父聽了直搖頭，無奈地笑。水月看到，停下來發嬌嗔

水月：厚！阿爸！你取笑我！

邱父：不是這樣唱的。你這種唱法，是少年不識愁滋味，爲賦新詞強說愁。

水月：那要怎樣唱才對？你厲害你教我啊！

邱父：這種感覺教不來的。（停，嘆氣）這種感覺，我希望你永遠也不要懂。

水月：爲什麼？

邱父：不懂，比較幸福。你是我的掌上明珠，我希望你永遠無憂無慮，永遠不要懂得哀愁是什麼。

△ 邱母由右舞台出。穿著圍裙，邊走邊在圍裙上擦著手

邱母：別唱了，吃飯了！

邱父：水月，你先跟阿母進去吃。我來顧店。

水月：不用啦！我剛剛在外面有吃過。你們先吃。

邱母：要吃飯了還在外面吃零食？真是的。

邱父：好啦！不要唸了啦！我們先去吃飯。

△ 邱父推著邱母，兩人由右舞台出。

△ 武俊由左舞台入，水月見客人來了，連忙走入櫃臺後，站著等候

△ 武俊見到水月一人顧店，難掩欣喜，又有點羞澀。一時說不出話來

水月：（用台語）先生，你要買什麼藥？

武俊：（台語帶著外省腔）我…我要買感冒藥。

水月：你怎麼又感冒了？看你年紀輕輕，怎麼常常來買藥？

武俊：沒有啦，隨便吃一點。

水月：（訝異）隨便吃一點？你當作這是維他命還是健素糖？隨便可以亂吃的啣？

武俊：不是啦！我買回家預備，要用就有。

水月：歐。好，要上次的牌子嗎？

武俊：好啊。

△ 水月找藥。一邊隨口聊天

水月：先生，你的台語有外省腔。你是台北人啣？

武俊：不是。我小時候也住這裡。但是八歲搬到台北，後來又搬回來。

水月：你剛搬回來啊？

武俊：不是。我搬回來，已經有兩個年頭了。

△ 武俊用破台語說話，水月聽到台語發音的：兩個年頭，楞了一下，然後
噗嗤一聲笑了出來。

水月：你說什麼？再說一遍！

武俊：我說錯了嗎？我是說，我搬回這裡，已經整整兩個年頭了！（用台語說，
發音變成腫腫兩個奶頭）

△ 水月越笑越大聲。武俊困惑不解。

武俊：我又說錯了嗎？那…那是…歐，是兩個年頭整整？（用台語說，發音變成
兩個奶頭腫腫）

△ 水月笑到抽筋，武俊搔著頭一臉老實相，不知該說什麼。

水月：救人啊！我不行了！我肚子好痛啊……

△ 邱父由右舞台跑出來，搞不清狀況

邱父：水月！你怎麼了？要不要叫救護車？

水月：不是啦！那個呆子，他說…

邱父：（看了武俊一眼）他說什麼？

水月：他說…哎呀，我不好意思說。你自己問他！

邱父：少年的，你是跟我女兒說了什麼啊？

武俊：沒有啊，我…我要買感冒藥。

邱父：歐。要什麼牌子？

水月：在桌上啦！我已經拿出來了。

△ 邱父遞給武俊。武俊付錢。

武俊：多謝。（鞠躬，態度恭謹）

△ 水月仍在偷笑，笑到沒力。武俊尷尬，只好對邱父點個頭，轉身離開。

邱父：你到底在笑什麼啊？

水月：（擦著笑出的眼淚）我講不出口。太好笑了！

邱父：你這樣笑，很沒禮貌耶！人家會說我們沒家教！

△ 邱母由右舞台出

邱母：水月啊，明天我們給你安排一個相親。對象是醫院院長的兒子。

水月：院長的兒子？

邱父：對啊，你到時候，可不能這樣沒教養，笑個沒完沒了。

水月：人家不要啦！

邱母：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不然你是想怎樣？

水月：我要跟阿爸阿母在一起啦！我不要嫁！

△ 水月躲在邱父後面撒嬌，邱父笑著拍拍她

邱父：免緊張啦！我們去看一看。如果不喜歡，阿爸阿母絕對不會勉強你。

△ 水月表情仍是不服。邱父拍著她，燈漸暗。

第二場 郎騎竹馬來

S：1-2	時：日	景：土地廟
人：水月，武俊，廟公（勇伯）		

△ 水月走到土地廟，勇伯正在打掃。水月上前搶掃把幫忙

水月：勇伯，我來掃啦！

勇伯：水月啊，你真乖。常常都來給我幫忙。土地公公一定會保佑你。

水月：免客氣啦！你到旁邊休息。我掃好再叫你。

△ 勇伯笑著點頭，由右舞台後方離開。

△ 武俊由左舞台入，東張西望，看到水月大喜

武俊：（用破台語）你是那個安康西藥房的小姐！

△ 水月停下來轉頭看武俊，一看就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。武俊尷尬

武俊：你怎麼一直笑？

水月：（改爲國語）你不要再說台語了啦！

武俊：（也改爲國語）歐。那…那至少你也要告訴我，我說錯了什麼啊？

水月：要我說啲？那麼難聽，我才不說。

武俊：難聽？對不起啲。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

水月：我當然知道你不是有意的。不會說就不要說，免得鬧笑話。

武俊：好，我不說。那…

水月：那怎樣？

武俊：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，我到底哪裡說錯了？

△ 水月噗嗤一聲又笑了。

水月：我沒空。等一下我要去相親。

武俊：相親？

水月：你幹嘛學我說話？

武俊：我學你說話？

水月：你還學！

武俊：（想了一下，恍然大悟）歐？沒有啦！

水月：你這人好像笨笨的。

武俊：我笨？

水月：對啊！你就像鸚鵡一樣，只會重複人家說的最後幾個字。

武俊：（笑了）真的嗎？我有那麼笨？

△ 武俊笑得燦爛真誠，水月楞了一下，也笑開了。

水月：你笑起來倒是一臉聰明相。

武俊：我本來就很聰明。

水月：不要臉。喂，拿著！

△ 水月將掃把塞到武俊手裡。

武俊：幹什麼？

水月：給你掃。我要去相親了。

△ 水月由右舞台後側跑走。武俊楞楞拿著掃把看著水月遠去。看了一下手中掃把，無奈地笑了笑，開始掃地。

△ 勇伯走出來。看到武俊。大喜迎過來。

勇伯：少爺！你怎麼來了？

武俊：勇伯，我來看你啊！聽說你退休以後，到這裡做廟公。

勇伯：哎呀，你怎麼在掃地呢？

△ 勇伯搶過武俊手中掃把。

武俊：沒關係啊！我幫你掃！

勇伯：不用掃了！你阿母在找你呢！

武俊：找我？找我什麼事啊？

勇伯：沒時間說。你跟我來。

△ 武俊狐疑地跟著勇伯由右舞台後側退場。

第三場 兩小無嫌猜

S：1-3	時：日	景：水月家藥房及客廳
人：水月，柯武俊，邱父，邱母林素香，柯母劉桂美，廟公（勇伯）		

△ 本場邱家人及勇伯以說台語為主，柯家以說國語為主。可間插

△ 邱父邱母在家中等待。水月由左舞台跑入。

邱父：水月！你終於回來了！

邱母：人客都快來了，你還不快去打扮一下？

△ 水月摸摸頭髮，整整衣服

水月：這樣就可以了吧？又不是要上台表演。

邱母：這怎麼行？你去換那一套新買的洋裝。戴那一套珍珠首飾，快！

水月：一定要這樣嗎？

邱母：（拉著水月向右舞台走）跟我來，我替你打扮好了。

△ 水月被邱母拉入。

△ 武俊和柯母及勇伯由左舞台入。邱父上前招呼

邱父：勇伯，你來了啊！

勇伯：邱桑，我來給你介紹一下，這位是柯太太是醫院院長夫人，還有院長的兒子柯武俊。我以前在他們家幫忙。

柯母：邱桑，你好。

邱父：柯院長今天怎麼沒來？

柯母：他在開刀。對不起啦，病人來了，也不能不看。

邱父：這位就是你們家公子啊？

柯母：是啊！武俊，還不跟長輩打招呼？

武俊：邱伯伯好。

△ 邱父仔細打量武俊

邱父：你看起來好面熟。你是不是…常常來買感冒藥的那個年輕人？

武俊：（尷尬地）是啦，伯父好眼力。

邱父：你爸爸是醫院院長，你還需要買藥啣？

柯母：我就是發現他買太多藥，今天才會來你家的。

邱父：歐？這怎麼說？

柯母：我們武俊這幾個月以來，常常買藥回家，擺了一櫃子。我覺得奇怪，問他他也不講。我就找以前在我們家工作的勇伯來跟蹤他。

邱父：跟蹤啣？先生娘好厲害。

勇伯：沒有啦！先生娘是關心少爺。我跟先生娘講過以後，他們覺得兩家門當戶對，倒也合適…

△ 邱母帶打扮端雅秀麗的水月走出來。武俊見到眼前一亮，迎上前去，又覺不好意思而退回。動作引起了水月的注意。

柯母：這就是水月啊？長得真漂亮。

邱母：您客氣了！你們家武俊長得才真是一表人才呢！

邱父：大家別站在這裡說話，快進屋裡來吧！

△ 眾人進小客廳，水月把邱母拉到一邊講悄悄話

水月：媽！你們說那個人就是院長的兒子？

邱母：對啊！是安喏啊？

水月：那個人很號呆咧！是不是頭殼有點問題啊？

邱母：號呆？你怎麼知道？

水月：不管啦我就是知道。你問問他搬回來有多久。

邱母：爲什麼要這樣問？

水月：你問嘛！先問了再說。

△ 邱母拗不過水月，上前問武俊

邱母：武俊啊，你搬回這裡多久了？

武俊：我搬回這裡已經有…

△ 武俊偷看水月，猶豫了一下，閉口不言，用手比了個二。

邱母：兩年了唷？

水月：媽！你不要替他說，你讓他說嘛！

武俊：對對對，兩年了。

水月：你怎麼不說那個…那個了？

武俊：那個啊？

水月：你裝傻！想騙我說粗話！

武俊：裝傻也好啊！至少不會號呆。

水月：（大羞）你聽到啦？討厭！我不要相親了啦！

△ 水月掩面由右舞台退場進屋。邱父邱母拉不住，場面略顯尷尬。

邱父：歹勢啦，咱們尅某倆就生這一個查某囡仔，平時太寵她，管教得不好。

△ 邱母撞一下邱父肩膀，制止他講話。邱父領悟閉口。邱母打圓場。

邱母：沒有啦！查某囡仔驚歹勢，我們水月可是一個溫柔賢淑的好姑娘咧！她是女子學校畢業的，做菜，刺繡，沒有一樣不會的。連藥理，調劑，也是她爸爸從小教到大。當先生娘嘍嘍好，連護士都不必請。

柯母：我們武俊不是學醫的。他是學法律。

邱母：學法律唷？這樣好。你們家醫院有武俊幫忙，就不會受人欺負。

柯母：就是說啊！這年頭有錢沒有勢，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樣，很容易被人欺負。所以我叫武俊學法律，將來我們支持他從政，當個議員還是縣長，光大門楣！

邱父：是是是。這樣打算真是有眼光。

邱母：這樣水月還是可以在你們醫院幫忙啊！自己人管帳管藥品，總是比較好信任。

柯母：這也就是我同意跟你們結親家的原因。我都調查過了，這門婚事都兩方面都好。我們外省家庭要在台南紮根，娶個在地姑娘是最好。

△ 邱父見柯母如此強勢，有點擔憂她會難相處，試探地問

邱父：先生娘做事很有計畫的樣子。武俊從小到大每件事您一定幫他計畫得很好？

勇伯：（打圓場）不會啦！人是少爺自己中意的。先生娘成全他，這樣的媽媽沒什麼可挑的。

邱母：對啦對啦，先生娘對武俊真好。一定也會疼媳婦的。

勇伯：今天兩方面都見過面了。這們親事是不是答應，你們要不要今天就談一談？

柯母：我是沒問題啦！不答應的話今天我就不會來了！

勇伯：（向著邱父邱母）那你們呢？

邱父：這…要問水月吧…

△ 邱母撞邱父制止他。

邱母：我們這邊也是沒問題。

柯母：好。我會請人合八字選日子，安排訂婚的日子。

邱母：好啊！以後大家就是親家了！

邱父：還沒問過水月咧！

邱母：問什麼問？你這樣問她要怎樣回答？難道你要叫她說：好，我想嫁給他！

緊來娶唷！

邱父：對呵。

△ 眾笑，燈暗幕落

第四場 願同塵與灰

S：1-4	時：日	景：土地廟
人：武俊，水月		

△ 舞台上打出廟前的榕樹縫隙透下的光影。水月坐在樹下石頭上，環視四周。武俊站在旁邊打量景物。此處也可以用苦戀的主題配樂襯底，但演奏得比較抒情不淒涼。本場兩人都說國語

武俊：你知不知道，其實我們兩個小時候就已經認識了。

水月：真的嗎？你在開玩笑吧？

武俊：真的啦！我們不但認識，還在這裡玩過家家酒。

水月：家家酒？

武俊：對啊！我早就認出你了，才一直到藥房看你。只是你好像忘記了我。

水月：（站起來走過去仔細看武俊）原來就是你！

武俊：對啊！我們小時候還交換過金鎖片呢！

水月：還說呢！都是你拐我交換什麼信物，害我被我媽罵好久。

武俊：對不起唷！

水月：後來呢？後來你怎麼都不來土地廟了？

武俊：是我爸爸的緣故。他工作調到台北，就把我帶上台北了。

水月：那你也不來跟我說一聲？害我等了好久。

武俊：真的嗎？你等了多久？

水月：（促狹地用國語說）整整兩個年頭。

△ 武俊大笑。水月也笑了。

水月：你已經知道這句話好笑了？

武俊：對啊！我問勇伯的。

水月：算你聰明。

武俊：我哪有聰明？你不是說我很號呆？

△ 水月笑了。

水月：這麼會記仇？

武俊：沒有啊！頭殼有點問題，有仇也記不得。

水月：那你記得什麼？

武俊：記得你小時候扮家家酒，跟我交換金鎖片。

水月：（伸手）還來！

武俊：還什麼？

水月：我的金鎖片！

武俊：不還。

水月：厚！你這人怎麼這樣！

武俊：我怕我還給你，你就不認帳了！

水月：認什麼帳？

武俊：嫁給我的事啊！

水月：我又沒有答應！都是我媽媽自作主張的。

武俊：你有答應。我有證據。

水月：什麼證據？

△ 武俊從襯衫裡拉出貼身帶用的，用皮繩重穿的小孩金鎖片，搖晃給水月看

武俊：賴不掉了吧？你親口答應過要當我的新娘子。

水月：（羞）答應了又怎樣？小時候的事不算數的。

武俊：你真的這麼討厭我？

△ 水月搖頭

武俊：不討厭就好。那你有一點喜歡我囉？

△ 水月搖頭

武俊：我知道了！那你一定是很喜歡我。

△ 水月猛搖頭

武俊：你怎麼一直搖頭？來，我們去找你爸爸。

△ 武俊拉著水月要往右舞台走。

水月：你幹什麼？

武俊：我要跟你爸爸買藥啊！治你的搖頭病。

△ 水月噗嗤一笑。

武俊：不搖頭啦？

水月：不搖了。

武俊：好。那我走了。

水月：你要去哪裡？

武俊：我要去跟我媽說取消婚事。

水月：爲什麼？

武俊：你又不情願嫁給我，這樣結了婚也沒意思。來，這金鎖片還妳。

△ 武俊把金鎖片項鍊放在水月手上，轉身就走

△ 水月焦急，追上去喊

水月：喂！你回來！

△ 武俊停步回頭

武俊：什麼事啊？

△ 水月把金鎖片項鍊放回武俊手上。

水月：給你。

武俊：（武俊不接）除非你真心答應嫁給我。不然我要這東西有什麼意義？

水月：你收下吧。

武俊：要我收下，除非你是真心答應要嫁給我。

水月：你收下就是了。說那麼多，不會口乾嗎？

武俊：我口乾，你會倒茶給我喝嗎？

水月：想得美。誰理你啊！

武俊：那我倒給妳好了。

水月：這還差不多。

武俊：以後我天天倒茶給妳喝。

水月：天天？

武俊：對啊！妳喝不喝？

水月：我想喝就喝，不想喝就不喝。

武俊：好！我們結婚以後，我倒的茶我妳想喝就喝。不想喝就不喝。

水月：誰說要嫁給你了？

△ 武俊沈默片刻，轉身離開。水月焦急叫住他

水月：喂！你去哪裡？

武俊：你這麼討厭我，我走好了。

水月：誰說我討厭你？

武俊：你不討厭我？

水月：(羞) 嗯。

武俊：那你爲什麼一直拒絕我？

水月：你這樣問，我只能那樣答啊！

武俊：那我該怎麼問？

水月：不要問。

武俊：(訝異) 不要問？

△ 水月微笑點頭。羞澀中更顯美麗。武俊大喜。

武俊：我知道了！

水月：你知道什麼？

武俊：不要問。

△ 武俊伸手拉水月的手，水月羞澀抽手

水月：幹什麼？

武俊：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

水月：你說什麼？

武俊：你沒聽過這句話嗎？

水月：我又不像你，念那麼多書。

武俊：呵呵。喜歡的話，我以後教妳。

水月：好啊！我喜歡唸書，可是我爸媽只讓我念家政學校。

武俊：(指向天空) 水月，妳知道嗎？地球是圓的。

水月：圓的？

武俊：對啊！我想去美國唸書。

水月：美國在哪裡？

武俊：美國在地球的另一邊。要坐船才能到。

水月：地球是圓的？那美國人怎麼不會掉下去？

△ 武俊大笑。

水月：你笑我。

武俊：不是。妳很可愛。我想帶妳去認識這個世界。

水月：去哪裡？

武俊：去美國啊！我已經申請了公費留美，考試也考過了，正在等放榜。如果我考上了，妳肯不肯跟我一起去？

水月：我也可以去嗎？

武俊：當然！天涯海角，我都帶妳去！

水月：真的嗎？

武俊：妳肯嗎？

△ 水月羞澀遲疑，終於點頭。武俊狂喜，抱起水月轉了一圈。

水月：（掙扎）放我下來！

武俊：不放。這輩子我都不放了！

水月：不行啦！我頭昏了！

△ 武俊把水月放下來，兩人坐在大石上，蟬聲蛙鳴響起。

武俊：妳聽！

△ 兩人肩併著肩，靜靜聽著。

水月：真好聽。

武俊：真希望這一刻可以永遠。

△ 武俊伸手攬住水月的肩，水月輕輕靠向武俊的肩膀。在寧靜中，蟬聲蛙鳴大了起來，延續到轉場。

第五場 危機不可觸

S：1-5	時：夜	景：水月家藥房及客廳
人：邱父邱義雄，友人阿賢，阿聰，阿宏，水月，邱母林素香，武俊		

△ 邱父等四人坐在藥房旁小客廳喝酒聊天

阿聰：下個月縣長選舉，你們打算投給誰啊？

邱父：投給誰都好，就是不要投給現在那個！

阿賢：怎麼了？你先前不是還幫他助選？

邱父：算我看走了眼！

阿聰：怎麼回事？

邱父：我以為他很有義氣，結果當選了要錢要那麼兇，還做了一堆黑心事，實在氣死人。不過沒關係，人證物證，我都找齊了。

阿聰：你還蒐證啣？蒐證要幹嘛？

邱父：當然是要告啊！

阿賢：你還敢惹他啣？聽說他黑白兩道關係都很好。

邱父：安啦！他快要下台了！不必怕他。等他一下台，我就把證據送出去。

阿賢：噓！這種話最好少講。

阿聰：沒關係啦！好朋友聊聊天，不會傳出去的啦！

△ 邱母端菜出來

邱母：（笑）又上菜了！

阿賢：好香！是三杯雞！

邱父：這是特地煮給好朋友吃的。菜還有很多，不要客氣，儘量吃！

△ 水月端菜出來。清麗脫俗引起眾人注目

阿賢：水月越來越漂亮了！

阿聰：是啊！不知道哪一家有這麼好福氣，可以娶到這麼好的水姑娘！

△ 水月聞言害羞避入內室

邱母：水月！怎麼進去了？跟各位叔叔伯伯打招呼啊！

邱父：過獎了！應該是哪一家運氣那麼不好，要替我們管一管她啦！

邱母：（轉向客人）各位，失禮啦！小孩子沒禮貌，我進去看看。

△ 邱母跟入內室

阿宏：不是說跟柯家相親嗎？結果怎樣？

邱父：（得意）呵呵呵！已經成了。

阿聰：恭喜啊！應該好好慶祝一下！

阿賢：對啊！今天我們兄弟就來慶祝一下！

阿宏：來，我敬你！

△ 阿宏敬邱父，邱父乾杯

阿聰：還有我！再來一杯！

△ 阿聰敬邱父，邱父乾杯。阿賢也敬，邱父又乾杯。

阿賢：恭喜啊！那柯家的武俊去美國唸書，你們家水月也要一起去嗎？

邱父：去美國？我怎麼不知道這件事？

阿賢：今天我去柯家，他們剛好收到消息，說武俊考到公費留美，下個月就要出國了！你們是想先給他們結婚再一起出去，還是回來再結婚？

邱父：等親家來通知的時候再談吧！來，喝酒！

△ 眾人乾杯。

△ 武俊走入，邱父見到起來招呼

△ 邱母拉水月出來見客，水月見到武俊，閃到一旁偷看。邱母無奈，也陪著水月偷聽。

邱父：武俊！你來了啊？聽說你考上公費留美，恭喜了啊！

武俊：謝謝伯父。

邱父：你來找水月啊？

武俊：是啊！我想跟她談一談出國的事。

邱父：你要帶水月一起出國啊？

武俊：這…

邱父：怎麼了？

阿賢：你說不出口，我替你說啦！我今天有聽到。

邱父：歐？有什麼問題嗎？

阿賢：也沒什麼問題啦！只是柯太太說女子無才便是德，放洋過的媳婦她怕管不

住。反正武俊和水月都還年輕，不如等兩年後武俊回國再結婚。那時雙喜臨門，更加熱鬧。

△ 水月驚訝，邱母不滿，走了出來。水月仍躲在一旁

邱母：武俊，不是我說你，才剛訂婚，就分離這麼久，這樣好嗎？

阿賢：大嫂，不要這樣講。武俊也是不願意啊！但是柯太太說她都不急，他們急什麼？說不定分隔兩地，彼此考驗兩年也是好事。若是兩人通過考驗，就真正是有緣。

邱父：親家母這樣說喲？

邱母：那武俊你是什麼想法？

武俊：我…我是想，美國我沒去過，留學生的日子也許會很苦。我不能帶水月去陌生的地方吃苦。我不知道那裡的狀況，怕保護不了水月。

邱父：你這樣說也是有理。我會轉告水月。你先回去吧！

武俊：我想見一見水月。

邱母：水月啊！妳出來啊！躲在那裡做什麼？

△ 眾人注意到水月躲在一旁，水月尷尬，轉身又跑入內。

武俊：水月！

邱父：沒關係啦！小女孩怕羞。我慢慢再跟她說。妳先回去吧！

△ 武俊無奈，只好點頭，轉身離去。

邱母：這親家母好像蠻厲害的。水月如果嫁過去，會不會吃她的虧啊？

邱父：噓！不要亂說！小心被水月聽到！

阿聰：來來來，還是喝酒好了！

阿賢：對啊！大哥，我敬你一杯！

阿宏：大家乾杯！

△ 眾人舉杯繼續飲酒。邱母搖頭嘆氣，轉身入內。

第六場 十六君遠行

S：1-6	時：日	景：土地廟
人：武俊，水月		

△ 水月在土地廟哭。(配胡琴拉的主題旋律：苦戀)

△ 武俊來到，見水月在哭，有點手足無措。走上前伸手輕撫她頭髮。水月並未轉頭

武俊：水月，別哭。我很快就會回來了。

△ 水月搖頭，不理武俊

武俊：水月！怎麼像小孩子一樣。

△ 水月背過身不理武俊。

武俊：水月，妳在生我的氣？

水月：你騙我。你說要帶我出國去看世界，可是你現在卻要自己一個人去，而且一去就是兩年。

武俊：我沒有騙你。你不是聽到我說了嗎？美國我沒去過，我不能帶妳去陌生的地方吃苦。

水月：才不是呢！我覺得是你媽媽不喜歡我。

武俊：怎麼會呢？相親也是我媽主動提出的，她怎麼會不喜歡妳？

水月：也許是她太喜歡你。你如果很喜歡我，她就會排斥我。

武俊：沒有這種事。我媽人雖然精明，但是很善良很好相處的。

水月：我也不知道爲什麼，我就是會怕。

武俊：別擔心，一切有我。我會盡我的力量，替妳頂起一片天。我的能力也許不大，但是遮風避雨，豐衣足食，我相信我做得得到。

△ 武俊握著水月的手，直視水月的眼睛。水月有點不好意思想閃躲，但武俊很認真地看著水月，水月停止掙扎，也直視武俊。兩人默默相對。

武俊：水月，妳相信我嗎？

△ 水月點了點頭。武俊大喜，抱了一下水月，水月沒有閃躲。

△ 武俊坐到水月旁邊，攬著水月的肩，兩人並肩坐在大石上。

武俊：水月，我希望妳明白，我要保護妳，就必須能獨立不靠家裡的供養。現在我需要一點時間，累積我自己的實力。所以，這兩年的暫時分離是必要的。妳能瞭解嗎？

△ 水月又點頭。武俊欣喜，放在水月肩上的手用力攬緊水月，一面傻笑著。

水月：你笑什麼？一臉呆相。

武俊：我高興啊！

水月：你現在高興，出了國說不定碰到更好的對象，就不希罕我了。

武俊：小傻瓜，吃醋啦？

水月：哪有！

武俊：噓！閉上眼睛。

水月：你要做什麼？

武俊：不要問。妳閉上眼睛就是了！手伸出來，我有東西要送給妳。

△ 水月半信半疑地閉上眼睛，伸出手。武俊從口袋拿出戒指盒，揭開盒蓋，要放在水月手上。但看她到純真的樣子，忍不住低下頭來，在水月唇上一吻。水月大驚，想要閃躲，失去平衡，從大石頭上摔下來。

△ 武俊連忙扶起水月，檢查她有沒有受傷

武俊：摔痛了沒有？有沒有受傷？

水月：你壞！說什麼要送我東西，原來是騙我的！

武俊：是不是，我真的有東西要送妳。

水月：東西呢？

△ 武俊撿起掉在地上的戒盒，送到水月面前。水月接過，默默看著

武俊：喜歡嗎？

△ 水月點頭

武俊：我幫妳戴上。

△ 武俊替水月戴上戒指。

水月：好漂亮。

武俊：以後妳就是我的未婚妻了。等我回國，我們再正式辦婚禮。

水月：這戒指很貴吧？

武俊：還好。這是我自己兼家教賺來的。

水月：你家裡那麼有錢，還需要兼家教嗎？

武俊：這樣意義不同。我希望我送妳的東西是靠我自己的力量賺來的。

△ 水月感動，眼淚溢出。武俊伸手輕輕替她拭去。捧著她的臉

武俊：水月，等我留學歸來，眼界更寬，我會帶妳出國看世界。那時候我才有把握保護妳，不會讓妳害怕。妳明白嗎？

△ 水月點頭

武俊：這一段時間，妳在妳爸媽身邊，我可以很放心去增強自己的實力，以後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來給妳幸福。妳願意等我回來嗎？

△ 水月哭著點頭。

武俊：說話啊！一直點頭，脖子上彈簧了唷？

△ 水月破涕為笑。

武俊：又哭又笑，黃狗撒尿。

水月：你笑人家！你壞！

武俊：妳真可愛。真希望這樣看妳，看一輩子。

水月：兩年的時間好久。你會不會忘了我？

武俊：妳過來。

△ 武俊拉著水月，兩人到土地公面前跪下。

武俊：土地公…

水月：叫福德正神啦！

武俊：福德正神，我，柯武俊，深愛邱水月，兩人情深意重，共結連理，一生一世，永不改變。

△ 水月看著武俊，武俊撞她一下

武俊：水月，該妳說了！

水月：不要啦！人家會不好意思。

武俊：妳不說，我這兩年都會帶著遺憾。

水月：好啦！我說。

△ 水月清清喉嚨，端正姿勢跪好，虔誠地向土地公祈禱

水月：福德正神，我，邱水月，決定和柯武俊共結連理。一生一世，永不改變。

武俊：好好照顧自己，別讓我擔心。

水月：嗯。

△ 武俊抱著水月，撫著她的頭髮。武俊仰頭，看著天空。苦戀的主題音樂悠揚地響起。

武俊：妳看。

△ 水月也跟著抬頭，兩人一起仰頭看著天空。

武俊：妳聽過西洋希臘羅馬神話的星座故事嗎？

△ 水月搖頭。

武俊：我從小看很多這種書。以後我會跟妳講很多星星的故事。妳喜歡嗎？

水月：好浪漫。

武俊：只要妳不嫌棄，我要跟妳浪漫一輩子。

△ 兩人在音樂聲中靜靜擁抱。燈光漸暗。

△ 幕落，飛機起飛的聲音，當作轉場音效。象徵武俊離去。

第二幕 飛來橫禍

序場

時：日	景：街道
人：警察若干，路人若干	

△ 幕未啓，幕前當作街道，人來人往。一群警察表情嚴肅地跑過街頭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指指點點

△ 幕起

第一場 巨變忽橫生

S：2-1	時：日	景：藥局
人：邱父，水月，邱母，警察若干，阿賢		

△ 邱父在看店整理貨，水月和邱母幫忙打掃。邱父拜把兄弟阿賢跑入

阿賢：大哥！出事了！

邱父：出什麼事？

阿賢：有死囚供認大哥是販毒同黨！

邱父：啊？有這種事？

阿賢：沒錯！我在警察局有熟人，先得到消息，就趕快來跟你說！現在警察馬上就要來了！大哥要不要先躲一躲？

邱父：我才不躲！又沒有這種事，我怕什麼？

阿賢：話不是這麼說，還是先躲一躲，把狀況弄清楚再應變不是比較好？

△ 一群警察衝進來。

警甲：邱義雄是那個？

邱父：我就是。

△ 警察不由分說上前銬住邱父

邱父：你們要幹什麼？

阿賢：各位大哥，有話好好講！

警甲：搜！

△ 眾警察開始翻箱倒櫃搜查藥品。隨即拿出數包白色粉末

警乙：報告長官，搜到了！

邱父：那是什麼？

警甲：這是海洛英！你裝傻也沒有用啦！

邱父：那不是我的東西！

警甲：麥假了！你同夥的已經被抓到，他供認你利用藥劑師的專長，提煉毒品，交給他販賣！

邱父：沒有這種事！

警甲：人證物證都有了！你牽拖也沒有用！帶走！

△ 眾警察架著邱父要帶走。阿賢，邱母和水月上前阻止

阿賢：大人，這一定是弄錯了！邱大哥是最正直的人了！他怎麼可能做毒品來賣？

邱母：對啊！你可以去地方上打聽，大家都可以作證！濫廷不可能做這種事！

警甲：閃開！帶走！

水月：阿爸！

邱母：義雄！

△ 水月和邱母阻止無效。眾警察帶走邱父，邱母哭倒在地，阿賢和水月安慰她。

阿賢：大嫂，你別擔心，我會去瞭解狀況。一定會替大哥洗刷冤枉！

邱母：阿賢！拜託你了！

阿賢：我去籌一筆錢來打點營救大哥的事！

邱母：需要多少錢？

阿賢：我也不確定。我先弄清楚狀況，找到有影響力的人，才知道需要多少錢。

邱母：錢不是問題。只要能把義雄救出來，花多少我們都願意！

阿賢：好！我立刻去進行！大嫂你保重身體，我去忙了！

△ 阿賢快步離開。暗場

第二場 欲與君相知

S：2-2	時：夜	景：水月房間
人：水月		

△ 胡琴聲音悠悠響起，拉的是主題旋律：苦戀。

△ 水月在燈下寫信給武俊。旁白預錄水月聲音唸出信的內容

水月 OS：

武俊：

我家裡出事了！一群警察來抓走了我阿爸，說他提煉毒品。阿賢叔說有死囚誣告我阿爸提煉毒品。可是我阿爸跟人無冤無仇，那個人這樣害他，不知道是爲了什麼？阿爸不在，阿母每天以淚洗面。她身體本來就不好，我一夜之間必須變得很堅強，要照顧阿母，照顧店裡生意，還要假裝不害怕。其實，我真的沒有這麼堅強。阿爸就是家裡的支柱，阿爸不在，我好怕啊！真希望你在我身邊。你會想我嗎？我好想你唷！想得心都痛了…

△ 水月停筆。拿起信又看了一遍。

水月：不行。這樣講武俊會擔憂。萬一他放棄學業回來幫我，我心裡怎麼過意得去？

△ 水月拿著信，徬徨地在房中繞著圈子。最後決定將信撕掉。

△ 水月換了一張信紙重寫

水月 OS：

武俊：

你初到美國，一切都適應了嗎？學業趕上進度了沒有？跟同學相處得想必很好？

不用掛念我，我爸媽把我照顧得很好。每天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有時候纏著媽媽教我做菜，免得以後你嫌我煮得不好吃。

你給我的那本書我看了，裡面有一首古詩，叫做上邪（作者註：邪此處念做耶），寫得很美。

「上邪，我欲與君相知，長命無絕衰。
山無陵，江水為竭，冬雷震震夏雨雪，
天地合，乃敢與君絕。」
這也是我想對你說的話。
希望我們能永遠在一起。
你的 水月

△ 水月折起信紙，封好信封，將信壓在胸前默禱。

水月：武俊，我答應過要好好照顧自己，不讓你擔心。我不能永遠靠父母。現在是我回報他們的時候了！現在我先不說，等到你回來，我再把心事一件件跟你說。相信你一定能明瞭我的苦心。

△ 水月拭去眼角的淚，拿著信轉身走出房間。

△ 暗場。活動舞台區轉到背面，轉為藥房場景

第三場 世道多艱險

S：2-3	時：日	景：藥局
人：水月，邱母，阿賢		

△ 邱母坐在藥局看店，偷偷拭淚。

△ 水月拿著信從內室走出來

邱母：水月啊，妳要去哪裡？

水月：阿母，我去寄信。

邱母：寄信給武俊唷？

水月：是啊！我一會兒就回來了。

邱母：妳能不能叫武俊他爸媽幫忙一下啊？也許他們會有影響力。

水月：我怕說了會有反效果，反而讓武俊的媽媽瞧不起我們家。

邱母：好吧。那還是先不要跟武俊家裡說。等阿賢的消息好了。

水月：嗯。那我出去了。

△ 水月出。遇到阿賢走入。水月交會時和他點頭為禮。

邱母：（焦急地迎上來）阿賢，事情怎樣了？

△ 阿賢嘆氣搖頭，邱母更急

邱母：怎麼回事？

阿賢：原來是阿聰！真沒想到，他會出賣雄哥！

邱母：阿聰怎樣了？

阿賢：阿聰向縣長告密雄哥想揭發他貪污收賄的事。縣長先下手為強，找死囚誣告雄哥，藉機對付他。

邱母：那…那要怎麼辦？

阿賢：現在我找到關係，可以請更有辦法的人來處理。不過人家幫這個忙，等於是跟縣長對抗，擔的干係很大。謝禮方面，我們不能少給，免得反而得罪人，又生事端。

邱母：我知道。多謝你了！

阿賢：這是我應該做的。大嫂，我上次跟妳說要準備的一百萬現金準備好了沒？

邱母：準備好了。

△ 邱母拿出一個厚厚的大紙袋。

邱母：這裡是一百萬。你點一下。

阿賢：不用點了啦！大嫂點過了，我當然信得過。我趕時間送去給幫忙協調的中間人。我先走了，你等我消息！

△ 邱母送阿賢離去。阿賢走後，邱母仍心亂地踱著步，嘆著氣。

第四場 忠佞誰人知

S：2-4	時：日	景：監獄探視室
人：邱母林素香，水月，阿賢，邱父邱義雄，獄警甲乙丙		

△ 阿賢陪著邱母和水月來探視邱父。三人走入探視室，獄警甲站在一旁站崗。

邱母：義雄呢？怎麼沒看到？

阿賢：馬上就出來了。我花了一大筆錢疏通，才有機會跟大哥面會的。

邱母：真是多謝你。我們義雄要是出來了，第一個先給你供個長生牌位，天天替你祈福。

阿賢：不要這麼說。這是我應該做的。

△ 邱父被獄警乙丙兩人架出來，狀甚虛弱，沒有明顯外傷，但幾乎無法站立。邱母和水月看到邱父的情況，大驚失色，撲到探視窗前大叫

邱母：義雄！

水月：阿爸！

阿賢：噓！不要這樣！大哥本來不能面會的，你們小聲一點，不然事情會搞砸！

△ 邱母和水月強忍悲哀，重整情緒。

邱父：（虛弱地）素香，水月，我以為，再也見不到妳們了…

△ 邱母和水月忍不住嗚咽起來

邱母：義雄…怎麼會這樣？他們對你怎樣了？

邱父：他們要我承認製造毒品。我抵死不認，他們就一直逼供，都打沒有傷痕的。

水月：這太不公平了！難道世界上就沒法律了嗎？

阿賢：噓！警察在這裡，不要亂說！

邱父：不知道家裡怎麼會有毒品的。到底是誰在害我？

邱母：阿賢替你查出來了，說是阿聰！

邱父：阿聰？他為什麼要這麼做？

阿賢：他是縣長的人。你說選完要揭發縣長，他們那一夥就先下手為強，讓你沒辦法對他不利。

邱父：太過份了！

水月：可是，怎麼會有死囚說阿爸是他販毒的同黨？

阿賢：買通死囚，放點好處給他，或是減刑，方法多得是。唉。大哥你早先要是聽我的話，低調一點，不要那麼有正義感就好了。

邱母：阿賢，你不是說有辦法救義雄？

阿賢：有啦，我已經找人想辦法了。你們談，我去跟外面的警察兄弟交際一下。

△ 阿賢塞紅包給獄警甲，對他掩耳說悄悄話，獄警甲點點頭，隨阿賢走到外面。場中剩下邱父邱母和水月一家人。悲情的音樂響起。水月和邱母哭得很傷心。

邱母：義雄，你吃苦了…我真正不甘你這樣…

水月：(扶著激動到幾乎站不住的母親)媽！妳要勇敢一點！不然阿爸會更擔心！

△ 邱母點點頭，忍住哭聲。忍不住淚還是落下。

△ 邱父隔著探視窗，伸手抹掉邱母的淚，將邱母的手放在水月手中。

邱父：水月，阿爸拜託妳，好好照顧妳阿母，好嗎？

水月：(邊拭淚邊點頭)阿爸，我知道。我答應你，一定會好好照顧阿母。

邱父：嗯。有妳照顧你阿母，這樣我就放心了。

水月：阿爸，不要這樣說。我們會把你救出來的。

邱父：水月乖。這麼懂事。小女孩長大了，阿爸還真有點不習慣。

水月：對不起，阿爸。我以前不懂事，常常很任性。等你出來，我一定會好好聽你的話。不再讓你操心了！

邱父：是不是能出來，我也不敢抱著太大的希望。世道太惡劣，世間沒有公平。我不求活著出獄，只希望保住妳們母女，不要受這件事影響。

邱母：不要再說了！你一定要讓我哭嗎？

邱父：素香！妳要答應我，一定不要亂花錢找人救我。知不知道？

△ 邱母心虛

邱母：為什麼？

邱父：我們家裡有田有地，有房子有店面有存款。我希望妳們好好守住，這樣雖然沒有我在，妳們還是可以過好日子。這樣我死也瞑目。

邱母：沒有你我們要那些做什麼？

邱父：妳發誓妳不會亂花錢找人救我！

邱母：你發什麼神經！

邱父：妳發誓！

邱母：我不跟你吵這個。

邱父：難道妳已經這樣做了？

△ 邱母不答，水月見場面尷尬，連忙打圓場

水月：沒有啦！阿爸，家裡一切都很正常。我們有阿賢叔照看著，不會有人欺負我們，也沒人敢騙我們的。你放心啦！

邱父：還好有阿賢。唉！患難見真情啊！

△ 獄警甲和阿賢走入

警甲：探視的時間到了，請家屬離開。

△ 獄警乙丙從探視室內出來帶走邱父。邱父一面走一面回頭看他們。

△ 邱母和水月拭淚。阿賢拍拍她們，陪他們往外離開。

第五場 紅妝照汗青

S：2-5	時：夜	景：藥局
人：邱母，水月，豔紅		

△ 邱母兩眼紅腫，無精打采地看店。濃妝豔抹的豔紅走入。

邱母：妳要買什麼？

豔紅：我沒有要買東西。我是來找水月的。

△ 邱母打量豔紅

邱母：妳怎麼會認識我們家水月？

豔紅：我是她小學同學。

邱母：妳找她什麼事？

△ 水月端人蔘茶出來給母親，見到豔紅，有點驚訝，多看了一眼。

豔紅：水月！我是小紅啊！

水月：小紅？（驚喜地跑上前相認）真的是妳！妳怎麼小學畢業就失蹤了？我找妳找了好久，同學沒有一個人知道妳的消息！

豔紅：說來話長。妳可不可以出來一下，我們到外面說？

水月：不用啦就在這裡聊。我剛好要跟我媽換班。（轉向邱母）阿母，這裡有我就好，妳進去休息啦！

邱母：好啦。有事叫我。

△ 邱母蹣跚入內

水月：小紅，妳現在好漂亮。

豔紅：妳才是好漂亮。青春就是美，真的沒錯。

水月：我們一樣年紀啊！

豔紅：可是我在心理上已經老了。我爸爸死了以後，發生了太多事。

水月：怎麼回事？這些我都不知道。

豔紅：我們小學畢業那年，我爸爸生意失敗自殺，家裡天天有人討債。媽媽帶著我和弟弟妹妹到處躲債，書就不能念了。

水月：有這種事？妳怎麼都不說？

豔紅：我沒有機會說，就開始四處流浪了。

水月：天啊！後來呢？

豔紅：後來我媽下海賺皮肉錢養活我們。我媽病了，就換我出去接客賺錢。唉！算了，別提了。我今天來，也不是想跟妳說這些。

水月：那是要說什麼？

豔紅：有人要害妳爸爸，還要騙妳家的財產。

水月：（震驚）妳說什麼？

豔紅：消息確實可靠。

水月：（懷疑）妳是怎麼知道的？

豔紅：我有一個客人，他說要包養我，常常來找我。昨天他喝醉酒，跟我說他要發財了。說他結拜的大哥是安康西藥房的老闆，有事情惹到縣長，他去告了，還跟大嫂騙了很多錢假裝要救大哥，連房地產都過戶到他自己名下，已經找好買主了。他說要離開這裡避一陣子。要我跟他一起走。

△ 水月緊張地

水月：那個客人叫什麼名字？

豔紅：他叫馬文賢。

水月：是阿賢叔！阿賢叔騙了我們？

豔紅：恐怕是這樣。

水月：妳跟他交情如果這麼好，妳為什麼要告訴我？

豔紅：我心裡面自有一把尺。我現在雖然做這種工作，但是我不想不積陰德，弄到下輩子也翻不了身。更何況，以我們從小的交情，我一定要跟妳說。

水月：我不知道房地產的事。我要問我媽！

豔紅：我怕遇到他，我要走了！拜託妳不要說出來是我講的。

△ 水月尚未反應過來，豔紅已一陣風般離去。

△ 邱母從內室出來

邱母：妳那個同學，找妳什麼事啊？

△ 水月轉身，一把抓住邱母的手，邱母嚇了一大跳

邱母：水月！妳做什麼！

水月：阿母！妳做了什麼？

邱母：我哪有做什麼？

水月：妳是不是把財產拿出去給阿賢叔營救阿爸？

邱母：這…

水月：阿母！妳老實說！

邱母：阿賢是妳阿爸的拜把兄弟，不會有問題啦！

水月：妳拿了多少給他？

邱母：沒關係啦，只要能救得了妳阿爸，花錢也是應該。

水月：妳到底拿了多少給他？這個家現在只有我們兩個，妳一定要對我說實話！

邱母：這…（無奈地）起先是一百萬現金，後來說買通什麼人的，又增加了四次。

水月：那就是五百萬。還有呢？

邱母：沒有了啊！

水月：真的沒有了嗎？

邱母：還有就是簽了一些文件，蓋了幾個手印。

水月：（急）簽什麼文件？

邱母：我又不太認得字。阿賢說是委託書。

水月：委託書！妳這裡有沒有？我要看！

邱母：沒有啊！阿賢拿走了。

水月：糟糕了！阿母妳真是的！妳爲什麼不跟我商量，也不聽阿爸的話？

邱母：我不想讓你們操心嘛！

水月：妳沒弄清楚怎麼能隨便亂簽？

邱母：是怎樣了啦？妳沒大沒小，對阿母這麼兇？

水月：阿母！豔紅告訴我，阿賢叔把我們家房地產都盜賣了！

△ 邱母大驚愣住。水月和她相對無語，空氣似乎凝結。

△ 邱母站立不穩，晃了一下。水月連忙上前扶住。

邱母：不可能的！我要去找阿賢，問個清楚！

△ 邱母跌跌撞撞地往外跑。

水月：阿母！我陪妳一起去！

△ 邱母和水月一前一後跑出去離場。暗場換景

△ 此處可安排中場休息

第三幕 禍不單行

第一場 人情紙一張

S：3-1	時：日	景：土地廟
人：水月，勇伯		

△ 胡琴聲音悠悠響起。哀怨的「苦戀」旋律。

△ 勇伯在打掃土地廟。水月走入

水月：勇伯！

△ 勇伯表情有些不自然

勇伯：水月…

水月：武俊的媽媽怎麼說？她肯不肯幫我們？

勇伯：唉…

水月：她不肯幫？

勇伯：她說縣長厲害，他們惹不起。

水月：那…那她還有說什麼？

勇伯：我不敢講。

水月：你說！我總得知道啊！

勇伯：這…唉。她說，妳跟武俊沒有結婚，妳不算他們家的人。既然發生這種事，更不能讓妳帶衰進門。

水月：這麼說他們是不肯幫忙了？

勇伯：唉。

△ 水月無語凝咽。勇伯看了過意不去，拿出一個紙包交給水月。

水月：這是什麼？

勇伯：一點小心意。妳現在需要用錢。

水月：我不要用他們的錢！

勇伯：這不是他們的錢！先生娘實在狠心，撇清得好乾淨，一毛不拔。我實在看
不下去，這是我的棺材本，我個人的心意。妳收下應急吧！

水月：我不能拿你的錢！

勇伯：妳收下吧！妳總得替妳媽治病。

△ 水月沈默。勇伯把錢硬塞到水月手中。

勇伯：別指望柯家了！是我給妳牽錯姻緣。勇伯對不起妳了！

水月：（拭淚）勇伯，別這樣說。還是謝謝你。

勇伯：快回去照顧你媽吧！

△ 水月點點頭，快步離去。勇伯目送她的背影，嘆氣搖頭。

△ 暗場，右邊藥局區燈微微亮起

第二場 覆巢無完卵

S：3-2	時：夜	景：藥局及小客廳
人：邱母，水月，豪哥，打手甲乙兩人，里長		

△ 藥局已經打烊。窗口布帘放下。燈光幽暗，聚光燈下邱母呆呆坐在小客廳椅上。

△ 水月端晚餐由內室出來

水月：怎麼不開燈？

△ 水月開燈，燈光稍亮，仍顯昏暗悲慘。

水月：阿母，吃一點東西吧！

△ 邱母木然搖頭

水月：錢被騙走了就算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吃一點吧！

邱母：我心裡揪著，吃不下。

水月：妳不吃飯，弄壞身體，要是阿爸知道，不是更擔心？

△ 邱母哭了出來，捶胸頓足

邱母：我對不起妳阿爸！我不想活了！我吃飯幹什麼？我應該以死謝罪！

水月：(制止邱母)不要這樣！我已經想到方法了，會有人幫忙我們。妳別擔心。

邱母：連親家都不肯幫我們了，還有誰會理我們？

水月：妳先吃。妳吃完飯，好好睡一覺，明天我就跟妳說。

邱母：真的？妳不騙我？

水月：當然是真的。從小到大，我從來沒有騙過阿母。

△ 邱母想了一下，悲傷稍止，點了點頭

邱母：對啦，水月最乖，從來沒有講白賊。

△ 邱母拿起湯匙，喝起稀飯。水月憂心地坐在一旁，默默思考。

△ 豪哥率領打手甲乙大搖大擺走入。里長跟在後面。

△ 水月和邱母訝異。水月起身攔在他們面前

水月：里長伯，你好。他們是誰啊？來這裡做什麼？

豪哥：我是這裡的新屋主，新老闆。我來這裡，是要趕你們搬走的。

水月：胡說！里長伯，他們亂說話，你趕快通知警察來抓他。

豪哥：我才不是胡說。我有證據，才請了里長伯來做公證。

△ 豪哥拿出文件，秀給水月看。水月要抓過來看仔細，豪哥不給

豪哥：這怎麼能給妳！（交給里長）里長，你看這轉讓書和房契地契是不是真的。

△ 里長接過，仔細看了看

里長：的確是真的。手印，印章，房地契，資料很完整。

豪哥：那我可以趕人了吧？

里長：（爲難地）這…念在大家同鄉，給點寬限期吧？

豪哥：好！衝著里長伯的面子，一句話，三天內搬走！不然的話，我們要動手趕人！那時你們就別怪我不客氣了！

水月：怎麼可以這樣！這契約不是我們簽的。阿賢叔沒有權力賣我們的房地產！

里長：可是你們有簽轉讓書給阿賢，阿賢再轉讓給這位先生，一切手續都是合法的。所以，你們的房產現在是這位豪哥的了。你們要怪，就去找那個阿賢。

豪哥：就這樣啦！我不喜歡囉唆。三天後同一時間，你們沒搬走就等著被丟到街上。再見！

△ 豪哥率打手甲乙離開。一路上耀武揚威，踢打家具物品，揚長而去

里長：邱太太，三天內你們如果不搬，他們有權力叫警察趕你們走。到時候，行李都來不及打包，不是更慘？還是認命東西收一收搬出去啦！我走啦！

△ 里長離去。水月和邱母面面相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第三場 雪上加霜

S：3-3	時：日	景：縣長家內外
人：水月，幕僚，縣長，僕人		

△ 苦戀音樂襯底。水月表情悽惶地走向縣長家。她到了門口，擦乾眼淚，伸手按電鈴。

△ 幕僚出來開門。打量著水月。

幕僚：妳就是邱義雄的女兒？

水月：嗯。我有約好要見縣長。

幕僚：進來吧。

△ 幕僚帶水月進入大廳沙發坐定。僕人送上茶來。

△ 水月還視四周，顯得不安

△ 縣長走出來。水月連忙站起身

縣長：坐著就好。我一向愛護選民，沒有架子。喝茶，喝茶。

△ 水月坐下，舉起茶杯，喝了一口

水月：縣長大人，我爸爸的事…

縣長：妳爸爸說來跟我有點交情。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妳是說他被人冤枉製造毒品？

水月：這…我也不敢說是冤枉，也許是誤會…總之決不是他做的。

縣長：妳上次來，我就找人幫妳去調查過。這的確是誤會。有一個叫馬文賢的人，

他找了很多假證據誣告你爸爸。

水月：就是他！他還騙走我家的房地產！

縣長：馬文賢已經被通緝了。

水月：那我家的房地產怎麼辦？有一個人說向阿賢叔買了我家，跟里長來叫我們立刻搬走。

縣長：這我沒辦法管。只要買賣契約合乎法律程序，我也幫不上忙。

水月：(站起) 這不公平！

△ 水月頭昏，晃了一下。

縣長：妳不舒服嗎？坐下喝點茶，慢慢講。

△ 水月把茶喝光。覺得頭更昏。

縣長：妳怎麼了？

水月：我頭昏…

△ 水月昏倒。縣長上前拍她臉頰

縣長：小姑娘！小姑娘！

△ 水月沒有反應。縣長得意地大笑。幕僚和僕人走出來

縣長：把她抬到裡面房間。嘿嘿，這小姑娘長得還真討人喜歡。

△ 幕僚和僕人抬著水月入內。縣長跟入。

△ 幽幽的胡琴聲音轉場。雷聲，雨聲。

第四場 留得青山在

S：3-4	時：日	景：監獄探視室
人：邱母，豔紅，邱父，警察甲乙丙，水月		

△ 豔紅扶著邱母在探視室門口等。

邱母：奇怪，水月怎麼還沒來。

豔紅：水月去哪裡了？

邱母：不知道。她昨天出去，去哪裡也不跟我說，晚上也沒回來。今天早上里長跟警察，還有那個說買走我們家的人，硬把我趕出去。還好妳來了，還帶我去住妳家，真正過意不去。

豔紅：別這麼說。我家以前也遭遇過變故。我知道那種感覺。今天是探視她阿爸的時間，我想無論如何，水月一定會趕到。

△ 警察甲出來

警甲：哪一位是家屬？

邱母：我就是。

警甲：邱先生的案子已經查清楚了，是有人惡意設計陷害。你們在這份表格上簽

名，簽好了今天就可以無罪釋放。

△ 邱母和豔紅面面相覷。驚詫不已

邱母：真的？你是說真的？

警甲：真的啦！縣長有特別來關照過，說要立刻放人。

邱母：縣長？不是縣長要關他的？

警甲：不要亂說！我們是法治社會，何況縣長勤政愛民，妳再亂毀謗，小心被告。

邱母：是是是。

警甲：快點簽一簽領人啦！簽在這裡。

△ 邱母簽名

△ 警察乙丙一左一右攙著虛弱的邱父出來，交給邱母和豔紅。

警甲：人交給妳了，不關我們的事了啊！

△ 警察甲乙丙入內。

△ 邱母見邱父慘狀，放聲大哭。

邱母：義雄…

△ 邱父也落淚不已。

豔紅：到我家再說吧！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。

邱父：妳是…？

豔紅：我是水月的同學。你們家現在不能回去了，先到我家再說。

邱父：爲什麼不能回去？

豔紅：這…

△ 豔紅眼望邱母，等邱母回答。邱母沈默片刻，一咬牙還是說了

邱母：是阿賢啦！他沒有良心，說他可以救你，騙走我們所有的錢，還要我簽了一些有的沒的，把房地產也騙走了。

△ 邱父震驚，氣一時上不來

邱父：妳…我是怎麼交代妳的？妳…（咳嗽）

邱母：可是…阿賢是你的朋友，你也說還好有他在啊…

邱父：（喘不過氣來）朋友？就是朋友才有機會騙妳啊！

邱母：（哭）我知道錯了！可是你交代我的時候，什麼都已經被阿賢騙走了！來不及了啊！

邱父：妳…妳是要氣死我…

△ 邱父劇烈咳嗽，豔紅和邱母忙著拍他

△ 水月從左舞台入。有點魂不守舍，腳步漂浮。豔紅見到她，連忙招手

豔紅：水月！妳快來！妳爸爸不對勁！

△ 水月強打精神，走了過來

邱母：水月！妳昨天晚上去哪裡了？沒回家也不通知一聲？

豔紅：糟糕了！邱伯伯吐血了！

△ 水月和邱母都上前手忙腳亂照顧

豔紅：你們等一下。我請警察叫救護車去病院。

△ 豔紅跑入警局。燈漸暗，水月和邱母仍在照料邱父，遠處救護車聲響起

第五場 窮途末路時

S：3-5	時：	景：醫院病房
人：水月，豔紅，邱母，邱父，護士		

△ 邱父躺在病床上，掛著點滴。邱母坐在旁邊垂淚。

△ 護士走進來

護士：邱太太，住院要交保證金，你們準備了沒有？

邱母：要錢啊？這…我女兒有沒有在外面？

護士：不知道。你們什麼時候可以交保證金？

△ 豔紅走入，手裡大包小包，提著日用品

豔紅：要交保證金啊？我來付就好。

邱母：怎麼好意思…

豔紅：沒關係。等你們度過難關，再還給我就好。

護士：那請妳等一下到櫃臺來繳費。

△ 護士離開。豔紅把日用品交給邱母。水月走入

邱母：水月，妳去哪裡了啊？

水月：我去找阿舅借錢。

邱母：（急）借到了沒有？

水月：（搖頭）舅媽攔住了。他們說小孩剛出生，也沒錢借我們。

邱母：這…

豔紅：這些慢點說，水月，妳先陪我去櫃臺辦住院手續。

△ 水月點頭，隨豔紅走到外面走廊

豔紅：水月，妳怪怪的。

水月：沒有啊！只是家裡發生變故，心情比較複雜。

豔紅：是嗎？那天晚上，妳到哪裡去了？

水月：我…

豔紅：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，妳還有事情瞞著我？

水月：我…我不知道該怎麼說…

△ 水月哭了。豔紅輕拍她。

豔紅：妳那天去了哪裡？

水月：縣長家。

豔紅：縣長？

△ 水月點頭

豔紅：難怪妳阿爸被放出來了。

水月：我什麼都不知道。我喝了一杯茶，就昏過去了。

豔紅：別說了！我都知道了。妳犧牲自己，救了妳阿爸。沒有人會看輕妳。

水月：豔紅！

△ 水月哭倒在豔紅懷裡，豔紅輕拍她

△ 暗場，悲傷的音樂延續中

第四幕 春花望露

第一場 飄零隨流水

S：4-1	時：黃昏	景：火車站
人：水月，豔紅，旅客若干，小販兩人，陳董，胡董，武俊		

△ 燈光打出華燈初上的感覺。旅客來往，小販叫賣

△ 豔紅和水月打扮豔麗，走入車站。

豔紅：妳真的有心理準備，要賺這種錢了？

△ 水月默默點頭

豔紅：那妳那個未婚夫呢？妳跟他怎麼辦？

水月：我身子已經髒了，和武俊的婚約也不可能了。

豔紅：妳真的想清楚了？

水月：不這樣我能怎樣呢？爸爸病倒在床，媽媽精神失常，親戚都避不見面，我總要養活父母。

豔紅：妳有這個孝心，相信神明不會見怪。我約了我的熟客陳董，他要帶一個從台北下來的胡董跟妳認識。我有說妳是第一次下海，胡董年紀雖然大一點，人還不錯，花錢也慷慨。

水月：他們幾點的火車？

豔紅：應該到了吧！再等一下。

△ 陳董，胡董走過來。

陳董：豔紅，讓你們久等了，真不好意思。

豔紅：兩位老闆，跟你們介紹，這是我小學同學，叫做美月。

陳董：來，我跟妳們介紹，這是我好朋友，你們叫他胡董就好。

胡董：美月小姐長得真漂亮。

豔紅：美月是千金小姐，家道中落，才需要幫忙。胡董你可要多多疼惜她。

胡董：一定，一定。要不要大家先去吃個飯？

陳董：不用了啦！我跟豔紅好久沒見了，我們吃我們的，你們吃你們的，單獨相處才有意思嘛！

豔紅：美月，妳放心，胡老闆他很會疼惜女人的。胡老闆帶妳去吃飯，我們倆先走了唷！

△ 豔紅挽著陳董走了。胡董上前伸手搭著水月的肩。水月下意識地閃躲，胡董楞了一下。水月省悟

水月：對不起。我還不習慣。

胡董：沒關係。我先請妳吃個飯再說。

水月：胡董，你人真好。

△ 胡董紳士風度地伸出手，讓水月搭。水月默默伸手鉤住胡董臂彎，隨胡董往前走

△ 背著行李，風塵僕僕的武俊迎面走來。水月抬眼，跟武俊一照面，兩人都愣住。音樂聲澎湃響起

武俊：水月！

△ 水月呆立，胡董見她不走，拍了拍她

胡董：美月，怎麼了？

△ 音樂聲繼續流洩。水月與武俊無語面對面，僵持片刻。

△ 水月一咬牙，拉著胡董繼續往前走，與武俊交錯而過

胡董：美月，你們認識啊？

水月：不。不認識。

武俊：（回頭大喊）水月！

△ 水月加快步伐。武俊追上去拉住她

武俊：水月！我一直沒收到妳的信，聽別的朋友說妳家出事了，我特地請假回國，妳到底是怎麼回事？爲什麼不理我？

水月：你認錯人了！

武俊：不可能！

△ 胡董擋到水月面前，阻止武俊接近

胡董：先生，小姐不認得你，請你不要騷擾她。

武俊：你閃開！水月，妳怎麼跟這個老頭子在一起？妳變心了嗎？

胡董：喂，少年人，你閃遠一點啦！人家又不認識你。

△ 武俊一拳把胡董打倒在地，胡董爬起來還手，兩人扭打起來。路人圍上，有人勸架

水月：武俊！你住手！

△ 武俊停手。旁邊人把兩人拉開，胡董站了起來，模樣狼狽。

武俊：水月，你終於肯認我了。

水月：武俊，你不要這樣。我們已經不可能了！

武俊：爲什麼？

水月：你回去問你阿母就知道了。我們家出事，你阿母已經拒絕跟我們家往來了。

武俊：我阿母是我阿母，我是我，我千里迢迢趕回來，爲的是什麼？我想要跟妳
同甘共苦，妳知不知道？

△ 水月感動，流下淚來。旁觀的人議論紛紛，胡董無語看著他們

水月：武俊…還有很多事，你不知道。我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單純的水月了。我
現在已經不能回頭。你保重吧！我走了！

△ 水月掩面跑走，武俊追，撞倒路人，爬起來又追，距離已拉遠

△ 胡董沈思地看著兩人遠去

第二場 峰迴路又轉

S：4-2	時：夜	景：潭水邊
人：水月，胡董		

△ 潭邊水光映照。此景爲用土地廟撤掉供桌改成。兩塊大石分左右擺，正
面下方打藍紫色水光，波光粼粼，映在人臉上，營造適合談心的氣氛

△ 水月一個人坐在潭水邊的石頭上發楞，音樂悠悠。

△ 胡董走入，在另一個石頭上坐了下來。

胡董：妳叫水月是吧？

△ 水月點點頭。

胡董：豔紅說妳在這邊。我就來了。

水月：胡董，武俊對你動手，你會不會見怪？

胡董：其實我還蠻喜歡那個年輕人的。他很重感情，我很感動。

水月：對不起，我考慮了很久，還是要告訴你，我沒辦法跟你交往。

胡董：我知道。我擔心妳想不開。

水月：我是在想。難道這世間真的沒有路給我走？

胡董：事在人爲。路是有的，只缺引路人。

水月：什麼意思？

胡董：妳知道我做什麼生意？

△ 水月搖頭

胡董：我做房地產代銷公司。

水月：什麼叫房地產代銷？

胡董：就是接下建商蓋的整批房子，替他們做企畫，把房子賣掉，賺取佣金。這不必花很大成本，但是人員有本事的話，利潤很驚人。

水月：你是說替人家買東西，不必自己花本錢，就有錢賺？

胡董：沒錯。妳的領悟力很好嘛！看起來妳可以做這一行。

水月：我？我不會賣房子。

胡董：你家不是開西藥房嗎？妳應該會招呼客人吧？

水月：當然會啊！從小招呼到大。

胡董：開西藥房賺不到多少錢。現在剛到 80 年代，台灣經濟起飛，房地產一片看好。妳做房地產代銷，利潤才真是好。

水月：（懷疑地）有多好？

胡董：當然是真的。妳賣出一戶房子，大概賺人家兩個月薪水。有天份又努力的話，一個月賣出二十戶不成問題。

水月：（驚喜）真的嗎？

胡董：當然是真的。我們底薪不高，全靠銷售獎金。不過妳要是來上班，我先預支十個月底薪給妳應急。我知道妳爸媽生病，需要用錢。

水月：（感動，又有點疑慮地）胡董，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？

胡董：別這樣說。妳如果賣得好，也能幫我賺很多錢。並不一定是我幫妳。魚幫水，水幫魚。這是互蒙其利。

水月：萬一我賣得不好呢？

胡董：要對自己有信心。信心是成功的第一步。

△ 水月感動地用力點頭。胡董摸摸她的頭。

胡董：其實我對妳好，還有一個原因。

水月：什麼原因？

胡董：妳很像我女兒。

水月：你女兒？她在哪裡啊？

胡董：她在美國。我很久沒看到她了。

水月：你想她，為什麼不叫她回來呢？

胡董：她去美國唸書以後，嫁給美國人，我也不能老叫她回來。唉。

水月：你會後悔送她去美國唸書嗎？

△ 胡董想了想，點了點頭。

胡董：會。先前大家總覺得台灣不安全，怕大陸打過來，所以一直把孩子往國外送，希望拿到美國公民，再來把父母帶過去拿綠卡。但是到了美國，並沒有像傳說中的遍地黃金，又有種族歧視，日子其實過得並不好。

水月：(深思地)不知道武俊在美國的時候，日子過得怎麼樣？

胡董：留學生的日子通常過得很刻苦。打工賺錢是常有的事。

水月：機票很貴吧？武俊回來看我，不知道要打工多久？

胡董：他家裡家境如果不錯，應該不需要打工。

水月：你不知道的。他不喜歡靠家裡。

胡董：聽起來，妳對他還是放不下。

△ 水月沈默。

胡董：放不下他，就去找他啊！

水月：我不會去找他。他媽媽已經放話了，不能讓我帶衰進門。

胡董：如果妳成功了呢？

水月：我不知道。如果我能成功…

胡董：相信妳能成功，妳就一定能成功。

水月：(笑)好。等我成功了，我再來想感情的事吧！

胡董：嗯。妳看看這湖水。

水月：水面的光影真美。

胡董：我在工作繁忙以後，最喜歡到大自然裡，在大自然的樂音裡得到力量。

水月：大自然的樂音？

胡董：妳聽！

△ 蟬聲，蛙鳴，蟲鳴，水聲混和著，形成大自然的天籟。

水月：我跟武俊，也有一次一起聽大自然的天籟。

△ 胡董走到水月身邊，摸摸她的頭，拍拍她的臉頰。

胡董：傻孩子。別擔心。老天爺欠妳的，他有一天一定會加倍還給妳。

△ 大自然的天籟中，燈光漸暗，轉場。

第三場 天無絕人路

S：4-3	時：	景：房地產銷售中心
人：水月，豔紅，邱母，邱父，銷售小姐甲乙，顧客甲乙，胡董		

△ 燈亮。銷售中心業務繁忙。銷售小姐甲和顧客甲坐在小圓桌旁介紹著房子。銷售小姐乙和顧客乙也坐在另一個小圓桌旁介紹著。

△ 邱母和邱父蹣跚地由豔紅陪同走入。東張西望

邱母：小紅啊，妳說水月真的是在這裡工作賺到大錢？

邱父：這裡這麼進步，水月懂這些啣？

甲小姐：阿公阿媽來看房子？

豔紅：不是啦！我們來找邱水月的。

甲小姐：邱經理唷？妳等一下，她在經理室裡。我替你們傳話，你們等一下。

△ 邱母和邱父面面相覷

邱母：經理唷？水月真的當上經理？

豔紅：當然是真的。你們太小看水月了！

甲小姐：（轉向顧客甲）您先看一下資料，我馬上回來。

顧客甲：不用了，我先回去，等一下帶我媽媽來看這個房子。

甲小姐：好。那我等你唷！

△ 顧客甲離去。甲小姐走向旋轉舞台處 L 形景片圍住的經理室敲門，探頭向內

甲小姐：邱經理，外找。

△ 穿著幹練套裝的水月走了出來，見到邱父邱母和豔紅，高興地迎上來

水月：你們怎麼來了？

邱母：就是妳阿爸，他硬是不相信妳買給我們的新房子還有你的新車子是靠自己賺來的，怕妳是被包養…哎呀吓吓吓，我真是烏鴉嘴。

水月：（笑）沒關係。我自己也有點不相信我可以做生意。

甲小姐：邱經理可厲害了！她是我們全公司業績冠軍。史上最厲害銷售王。每個建商都指名要她領導銷售群才把案子給我們做。

水月：哪裡。都是靠爸媽從小訓練我待人接物的應對，我才能做好這一行。

△ 邱父邱母和豔紅都笑了。

豔紅：水月的嘴真甜。

邱父：你們知道嗎？阿賢被抓到了！他騙了不少人的錢，終於也有今天！

豔紅：還有那個縣長，他沒當選，做的壞事收的黑錢都被抖出來，現在還關在拘留所等審判呢！

邱母：兩年前被他們陷害，我差一點不想活了，人變得瘋瘋癲癲，一直自責。那時候怎麼想得到，會有今天的風光？

△ 胡董走進公司

甲小姐，乙小姐：胡董好！

△ 胡董對她們點頭，走向水月他們這一桌

水月：阿爸，阿母，我有今天，是靠這位胡董的提拔。他是我的貴人，大恩人。他沒有拿任何一毛錢來幫助我，而是給了我一個發揮的機會，讓我得到了自信和證明了自己的價值！

邱父：胡董，真不知道要怎麼感謝你。

胡董：那就不要謝。其實我才該感謝水月。如果說我是伯樂，識得水月這隻千里馬，那千里馬替伯樂打下更大的江山，伯樂同樣也要感謝千里馬啊！

△ 眾笑

胡董：我還有事情要忙。我進去辦公室了。

△ 胡董走入辦公室，甲小姐走到旁邊整理資料

邱母：水月，武俊有沒有來找妳？

水月：他有在報上登尋人啓事。不過我沒跟他聯絡。

邱母：我們也有看到。不過當時我們狀況不好，怕人家以為我們想高攀。

水月：登報到現在，都隔了快兩年了。他大概也找到新對象了吧？

邱母：聽說他當上法官。有沒有對象我倒不知道。

水月：算了啦！他也沒有再找我了。

邱母：這樣會不會太可惜？

豔紅：不會啦！現在追水月的人可多著呢！

邱父：有合意的人嗎？

水月：總有一天會遇上的。

邱父：嗯。妳在上班，我們不好打擾太久。我們走了。

△ 邱父起身，邱母和豔紅也跟著

邱母：今天早點下班回家，好不好？

水月：有什麼特別的事嗎？

邱母：要給豔紅慶祝。她跟陳董要訂婚了。

水月：（驚喜）真的嗎？

△ 豔紅有點不好意思地點頭

水月：好！我一定提早回家。

豔紅：那我們等你唷！

△ 邱父邱母和豔紅離去。水月相送。暗場

第四場 天涯有情人

S：4-4	時：日	景：土地廟
人：武俊，柯母，勇伯，水月		

△ 燈亮，土地廟景象。日光透過樹葉投下點點日影。地上有些落葉。

△ 武俊拿著掃把，在掃地上落葉。柯母走過來

柯母：武俊，你堂堂一個法官，怎麼在這裡掃地？

△ 武俊不理她，繼續掃地

柯母：你為什麼不理我？怎麼說我也是你母親。

武俊：妳可不可以回去？

柯母：你跟我回去我就回去！

武俊：我不會回家的。我的家已經被妳毀掉，那裡沒有我愛的人，我回去幹嘛？

柯母：我毀掉？我毀掉什麼？邱家出事，又不是我害的！

武俊：妳落井下石，不肯幫忙他們。我都打聽出來了！那時候，邱伯伯受傷住院，邱伯母精神失常，妳不但拒絕幫他們，也沒有在經濟上援助他們。我們家又不缺錢，妳滿腦子都是錢，一點陰德都不積，難道妳不怕把福報用完，再也沒有好日子過？

柯母：這…我已經知道了啦！就算我做得不對，我願意認錯。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

武俊：妳跟我認錯有什麼用？妳要跟受傷害的人認錯啊！妳現在找得回他們來彌補過錯嗎？

柯母：我找過。到處都找不到。

武俊：妳如果有後悔，就不會一直逼我相親。

柯母：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你是獨子，我也只是怕對不起祖先。

武俊：算了啦！天底下那麼多人生小孩。姓柯的又不只我們家。三代以後，誰還記得祖先是誰？

柯母：唉。（溫柔地）武俊，實話跟你說，找你回去，是因為媽很想你。

武俊：（語氣也放軟）媽，我住在勇伯這裡，是因為我有個預感，水月總有一天會回來這裡。所以我除了上班時間以外，都要在這裡等她。

柯母：你對她這麼癡情。唉！早知道，我不該袖手旁觀。

武俊：阿母，福報是前生積下來的。妳今生沒有做善事，來生就不再有福報。

柯母：我知道了啦！所以我參加了佛學會啊！今天下午，我們就會去放生。

武俊：千萬不要！

柯母：為什麼？

武俊：你們不懂生態，胡亂放生，會破壞大自然的平衡的！有一些人一點常識都沒有，把淡水的放到海水裡，海水的放到淡水裡，還有的把外來種放到沒有天敵的環境裡，破壞了整個生態！

柯母：你說什麼啊？我聽不懂。

武俊：不懂就不要亂放生。你們在前面放，抓的人在後面抓，一個無聊的儀式而已，你們不知道哪種生物應該放哪裡，真正的放生不是這樣。

柯母：好好好，我不去放。這樣你肯原諒你媽了嗎？

武俊：我剛開始是有點怪你。不過後來就不會了。我現在住這裡，純粹是爲了等水月。

柯母：好好好，那我不勉強你。那你明天撥空回家走一走，讓你爸看看你。這總可以了吧？

△ 武俊點頭。柯母大喜。

柯母：那我趕快回去，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你爸。

△ 柯母離去。武俊收起掃把，拿出一支梆笛。坐在大石頭上，試了試音，吹了起來。吹的是苦練的曲調。

△ 音樂聲中，穿著套裝，外表幹練的水月走過來。

水月：請問勇伯在嗎？

△ 武俊停止吹奏，轉頭望向水月。兩人視線凝住，彷彿時間靜止，只剩下兩人痴痴對望。

武俊：水月，我找得你好苦。

水月：我知道。我有看到尋人啓事。

武俊：那你爲什麼不跟我聯絡？

水月：我要先找到自己的路，才能尊重自己。我不能永遠當男人的附屬品。那叫油麻菜仔命。女人要懂得自己站起來，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價值，才能擺脫油麻菜仔的宿命。

武俊：妳看起來好有氣勢。好像女強人。

水月：不好嗎？

武俊：很好啊！只是我有點認不得了。

水月：(笑) 呵呵，人都是會變。聽說你在當法官？

武俊：是啊！我知道當年妳爸爸的冤獄，還有妳媽媽受了司法黃牛的騙。我立志要扭轉社會上一些不好的現象。

水月：這樣真好。希望有多一點像你這樣的法官，社會就不會亂了！

武俊：那妳呢？妳在做什麼？

水月：我在房地產代銷公司做經理。

武俊：水月，我好想妳。這麼久了，妳是不是偶而也會想我？

△ 水月不好意思，轉身避開武俊灼灼的眼光。

水月：你當法官很忙吧？今天怎麼會來這裡？

武俊：我來等妳的。

水月：等我？你怎麼知道我會來？

武俊：我不知道。但是我有預感，所以先來這裡等。

水月：歐？你等多久了？

武俊：(用國語說) 整整兩個年頭。

△ 水月聞言，笑了出來。武俊也笑。兩人越笑越大聲，笑得肚子都痛了。尷尬在笑聲中化解。柔情的音樂響起。氣氛轉爲浪漫。

水月：你還記得那個笑話啊？

武俊：對啊！不過我絕不用台語說。

水月：你現在會不會說台語？

武俊：我說得可溜了。現在當法官，不會說台語不行。爲了跟民眾溝通，我拼命地練習。

水月：練習了多久？

武俊：還是整整兩個年頭。

△ 水月又笑。兩人笑聲中，武俊牽起了水月的手。水月有點羞澀，但也沒有拒絕。兩人笑聲漸漸止歇。蟬聲蛙鳴的天籟響起，漸漸越來越大聲。

水月：你聽！是天籟。

武俊：嗯。真好聽。

水月：我知道有一個潭水邊，可以聽到更好聽的天籟，看到更美的風景。在那裡，我遇到了一生的轉機。

武俊：帶我去看看好嗎？我想參與妳的一切。把我們失去的兩年補回來。

水月：嗯。那你呢？你不是說好要帶我一起看世界？

武俊：好啊！以後的無數個朝朝，還有暮暮，我們都要一起度過。

△ 武俊從身後環著水月的腰。兩人靜靜閉目，享受著天籟。

△ 「苦戀」歌曲淡入響起。配木吉他質樸伴奏。歌詞：

我若是日頭
你咁會是太陽花
你向光的面容
走尋著我的方向
我慫慫付出
你切切願望
千里萬里
拆分著咱倆人
遙遠地相看

你若是太陽花
我咁會是日頭
我以溫暖相招
你用感情來引領
咱倆人猶原
千里萬里
遙遠地相看…

△ 勇伯出場，見到武俊和水月的情景，帶著瞭解的微笑，躡手躡腳地離開。

△ 暗場，幕落。 ～本劇完～